

子貢之生平與學術

蒙 傳 銘

一 子貢之生平事蹟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襲之。

複姓端木，名賜，字子貢。貢又作贛，說文六下貝部：「贛，賜也。」又：「貢，獻功也。」古人名字皆相應，則作贛字是。惟以二字繁簡不同，作書者舍繁就簡，故多通假作貢字也。

據闕里廣誌弟子誌原注，知子貢故里在河南省濬縣倪河驛。

生於周景王二五年，即西元前五二〇年。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即西元前五五一年），由此推知子貢之生年，古今來無異說。

故鄙人也，既而被文學，服禮義，卒成列士。

荀子大略篇云：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子贛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為天下列士。

子貢貢性聰敏，聞一而知二，

論語公冶長篇：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子貢聞一知二之事，在論語中尚有可徵者，如學而篇：「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又如述而篇：「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前者由問貧富而悟詩義，後者由問伯夷叔齊而知夫子不為衛君，其聰敏可以想見。

賜不及回，列子周穆王篇、仲尼篇並曾言之，惟列子書乃後人偽作，所言殊不足據。又程顥語錄云：「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疑並承論語此文為說。惟論衡問孔篇於此頗有微辭。

師事孔子：嘗謂過之；既久，乃漸悅服。

論衡講瑞篇云：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謂不及孔子。當一年二年之時，未知孔子聖也；三年之後，然乃知之。

孟子公孫丑上云：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善爲說辭，與宰我並稱。

孟子公孫丑上云：宰我子貢，善爲說辭。

論語先進篇云：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論衡定賢篇、列子仲尼篇、說苑雜言篇並載孔子稱子貢爲「辯人」，韓詩外傳卷七、卷九、說苑指武篇、孔子家語致思篇並載孔子稱子貢爲「辯士」，韓非子五蠹篇云：「子貢辯智而魯削。」法言君子篇云：「宰我、子貢，得其言矣。」皆謂子貢善爲說辭也，並可與此文參證。

孔叢子記義篇云：「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論語孟子等書，均次宰我於賜上，此其故歟！然孔叢僞書，不足據也。考孔子之於宰我，辭多譴責，如論語八佾篇：「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公冶長篇：「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陽貨篇：「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誠若是，則予何能次乎賜之上？司馬遷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學者多稱七十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錢賓四先生先秦諸子繫年攷辨亦云：「若宰我之與子貢，一則增美，一則加醜。」其然，豈其然邪？不可詳矣。

從孔子遊，凡有專對，率以任之。參見莊子漁父篇、呂氏春秋必已篇、新序雜事篇、論衡遭虎篇、孔子家語正論篇。

韓詩外傳卷九云：「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姑布子卿曰：『（孔子）得堯之額，舜之目，禹之頸，皋陶之喙……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吁然……以告孔子」云云，而史記孔子世家、論衡骨相篇、孔子家語困誓篇並記此事，則謂孔子適鄭，非謂在衛；又言鄭人，非言姑布子卿。所記簡略，與外傳異，詳味其言，疑外傳寓言也。今不錄。

淮南子人間訓載：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欲流之於海，魯君欲免之而不可得，孔子因舉子貢，說而免焉。然史記吳世家、魯世家、衛世家均未載此事，而他書亦無記之者，今亦從關。

相傳齊田常欲作亂，憚高國鮑晏，因移兵伐魯。孔子使子貢之齊，說而罷之。子貢一出，遂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焉。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吳越春秋繫之。

此事語近浮夸，殊難盡信。說苑奉使篇云：「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於是楊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爲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興師救魯。」疑此處二書所記，當是一事，則史記於不可盡信者之中，仍有可信者在焉。今具錄之。

其遊說也，相傳魯哀公會吳子於橐皋，吳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因使子貢辭焉。

左傳哀公十二年云：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

改也已。若猶可改也，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蹇也。』乃不尋盟。

又傳衛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使子貢說之，太宰嚭遂舍衛侯焉。

左傳哀公十二年云：衛侯會吳于郟，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冢，其冢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

又傳魯及齊平，子服景伯見公孫成，而使子貢對焉。

左傳哀公十五年云：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陳成子館客曰：「寡君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貢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爲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

綜合觀之，子貢之智辯縱橫，才長專對，可以見矣。

子貢達於政，

論語雍也篇：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

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

講求乎爲大臣之道，與夫處人下之理；

韓詩外傳卷七云：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否，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產薦也。」子貢曰：「然則薦賢賢於賢？」曰：「知賢，智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又見說苑臣術篇、孔子家語賢君篇。

荀子堯問篇：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也。」孔子曰：「爲人下者乎，其猶土也！深扣之而得甘泉焉，樹之而五穀蕃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惠。爲人下者，其猶土也！」又見說苑臣術篇、韓詩外傳卷七、孔子家語困誓篇。

嘗爲信陽令；

說苑政理篇云：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臨官莫如平，臨民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家語辯政篇贊之。

善長五官，使令於君前甚聽。

說苑雜言篇云：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書社七百。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予者乎？長官五官，有如子貢者乎？……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

又奉使篇云：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簡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謀利而得害，由不察也。今蘧伯玉爲相，史鱗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其佐多賢矣。」簡子按兵而不動耳。

蓋子貢多材多藝，孔子稱之爲美器，良有以也。

論語公冶長篇：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尤長貨殖，鬻財於曹魯之間，

史記貨殖列傳云：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又見漢書貨殖傳。

子貢貨殖，不知何時事，錢賓四先生云：「據子貢前後行跡考之，其鬻財曹魯之間，或在其仕魯之際，其仕衛已在孔子卒後。」似可信也。

三致千金，積累金玉，乃轉貨致富，生財有道。

鹽鐵論貧富篇云：夫白圭之廢著，子貢之三致千金，豈必賴之民哉？運之六寸，轉之息耗，取之貴賤之間耳。

論衡命祿篇云：白圭子貢，轉貨致富，積累金玉，人謂術善學明。

孔子於此頗有微辭，蓋責其不受命而貨殖，一意於貴賤之期。

論語先進篇：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論衡知實篇：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罪子貢善居積，意貴賤之期，數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

歷稽載籍，子貢之貨殖，端在乎謀利豐財。而程頤語錄云：「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世之豐財，但此心未去耳。」則意存迴護，殊無必要。

七十子之徒，賜最爲饒益，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見史記貨殖傳其貨殖安足怪哉！

子貢至性過人，尤篤於師弟之誼，相傳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子貢與焉。詳見史記孔子世家、莊子讓王篇、呂氏春秋慎人篇、說苑雜言篇、家語在厄篇。

說苑雜言篇、家語在厄篇。

論語先進篇：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言語：宰我、子貢。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其從遊弟子，歷生死艱難而不辭者，一則古人貴義，既師事之，則死生以之；二則孔子至聖，弟子深爲悅服，去此則無所學也。楊時語錄云：「觀孔門弟子之徒，其事師，雖至於流離困餓，濱死而不去，非要譽而規利也。所以甘心焉者，其所求也大矣，流離困餓且濱於死有不足道者，學者知此，然後知學之不可已矣。」則純從道學上立論。

平居侍夫子，侃侃如也。

論語先進篇云：閔子侍側，閔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

或有毀孔子者，子貢必斥而責之。

論語子張篇云：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自量也。」

其自比於孔子也，猶渴者之飲於江海然；

說苑善說篇：趙簡子問子貢曰：「仲尼爲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悅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若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又見韓詩外傳卷八。

猶一累壤之於大山然；

說苑善說篇：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嚭曰：「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

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又見韓詩外傳卷八，惟大山作泰山。

猶及肩與數仞之宮牆然；

論語子張篇：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又稱孔子爲天見論語子張篇、說苑善說篇，爲日月見論語子張篇，爲泰山見韓詩外傳卷八，爲聖人，自生民以來所未有者。

論語子罕篇：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孟子公孫丑上：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我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其尊師之篤，信道之專，蓋可知矣。

相傳魯哀公十四年春，西將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並見史記孔子世家及左傳，以爲不祥，棄之於

郭外。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爲來哉！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衿。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爲明主也。出非其時而害，吾是以傷焉！」孔子家語辨物篇。

左傳、史記並記獲麟事，惟無子貢曰以下云云，與家語所記詳略不同。家語雖僞書，多有所據，非全部杜撰者，如此處當屬可信，所謂「善讀書者，取可信者於不可信者之中，亦必有得焉」者也。今具錄之。

又傳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也，爾來何遲也……夫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並見史記孔子世家，禮記檀弓上。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見史記孔子世家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見孟子滕文公上其哀慕之情，亦爲獨至。

陸九淵語錄云：「子貢在夫子之門，其才最高。夫子所以屬望磨礪之者，甚至如『予一以貫之』，獨以語子貢與曾子二人。夫子既沒，三年，門人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蓋夫子所以磨礪子貢者極其力，故子貢獨留三年，報夫子深恩也。當時若磨礪得子貢就，則其才豈曾子之比？顏子既亡，而曾子以魯得之。蓋子貢反爲聰明所累，卒不能知德也。」竊謂孔子至聖，其道博大，七十子之徒，皆有聖人之一體。雖才質各異，境遇不同，而其所以傳孔子之道則一。曾子一生從事教學；子貢則教學之時少，居官之日多，然一則傳孔子之師道，一則傳孔子之政道也。

於朋友之交，當就孔子而請益焉。

論語顏淵篇：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見論語衛靈公。

人善之，彼亦善之；人不善之，彼則引之，進退而已耳。

韓詩外傳卷九：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矣。」顏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夫子曰：「由之所言，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

此其交游之道也。

於同門諸友，率皆知其賢否，孔子以是偉之。詳見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篇。

凡人知己較易，知人最難，爲領袖人材者，必須有知人之明。子貢雅善知人，故於顏淵、冉雍、仲由、冉求、公西赤、曾參、顓師、卜商、澹臺滅明、言偃、南宮縉、高柴等，品評甚當。鹽鐵論殊路篇云：「七十子躬受聖人之術，有名列於孔子之門，皆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數人：云政事者，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由是言之，良不誣矣。

相傳季孫相魯，五月起衆爲長溝。子路時爲郈令，遂以其私秩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澆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破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澆之？」

並見韓非子外儲說右上、說苑臣術篇、家語致思篇。則其慷慨俠義，善傳師命，而爲同門所畏敬，尤可概見。

然而子貢方人，見譏於夫子。

論語憲問篇：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先進篇云：「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亦方人也；可與此文參證。

好不如己者，蓋亦美中不足。

說苑雜言篇：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己者。」又見家語六本篇。

畢生富厚，老終於齊 並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及儒林傳。

河南通志云：「先賢端木子貢墓，在濬縣城東南二里大伾山東南張家庄，墓前建祠，有祭田，春秋致祭。」疑其卒於齊而歸葬也。

卒歲已不可考，按其生平事蹟，蓋亦享大年者。

子貢生於周景王二十五年，即魯昭公二十二年（西元前五二〇年）。據左傳，哀公二十六年（西元前四六九年）：「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云云，明子貢時仕於衛。明年（西元前四六八年）左傳云：「越子使舌庸來聘，且言郟田封於駘上，二月盟於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其後子貢事無考。然自魯昭公二十二年至此，子貢已五十餘歲，其年壽疑在六七十歲之間。

其高足弟子，有田子方。

呂氏春秋當染篇云：田子方學於子貢。又重言篇高誘注云：田子方學於子貢，尚賢仁而貴禮義，魏文侯友之。

莊子田子方篇，載子方自稱師東郭順子。荀子法行篇有南郭惠子問於子貢，尙書大傳略說作東郭子思，說苑雜言篇作東郭子惠，而墨子非儒篇載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田常。馬敘倫莊子義證云：「檢風俗通姓氏篇東郭氏東郭牙，齊大夫。左哀十一年傳，齊有東郭書，則齊有東郭氏，尙書大傳略說說苑作東郭者是。惠順脂眞對轉……是東郭惠子即東郭順子。以呂氏春秋『田子方學於子貢』推之，東郭順子蓋子貢弟子。」莊子天地篇載，子貢尙有弟子從遊者，然莊周書多寓言，不可盡信。

二 子貢之學術思想

子貢之學術思想，承孔子之遺緒，冀能行其道，救斯民也。

其於學也，未有止息。

荀子大略篇，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曠，皐如也，嶼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又見韓詩外傳卷八、列子天瑞篇、家語困誓篇。

論語學而篇：「子曰：『學而時習之。』」荀子勸學篇：「君子曰：『學不可以已。』」義並與此同。錢琦測語導儒篇：「子貢問於孔子曰：『學何患？』曰：『患一蹴。有竹焉，穿林破土，一蹴而至其杪，豈不速哉？無可爲復矣。』又問曰：『學何以？』曰：『以漸。有木焉，日一毫，月一寸，歷數十年而後干霄蔽日，豈不遲哉？其進未已矣。』」亦可與此文相參證。

多學而識之，

論語衛靈公篇：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道一以貫之。」

子貢生性聰敏，博聞彊記，此語雖稱孔子，實亦道子貢也。陸九淵語錄云：「爲學患無疑，疑則有進，孔門如子貢，即無所疑，所以不至於道。孔子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子貢曰：『然！』」往往孔子未然之，孔子復有非與之問。顏子『仰之彌高』，『未由也已』，其疑非細，甚不自安，所以『其殆庶幾乎！』果如所言，則曾子得孔子之學矣。據象山先生語錄上，而里仁篇：「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豈亦無所疑乎？且言「顏子『仰之彌高』，『未由也已』，其疑非細，甚不自安」，則子貢對曰：「然！非與？」豈不亦「其疑非細，甚不自安」耶？陸子信口藏否，難成定論。

崔述洙泗考信餘錄云：「先儒謂曾子之問一貫直應曰『唯』，而子貢曰『然！非與？』不能直應無疑，是其不逮曾子者也。余按孔子之詔，門人皆當應之，必不默默無言；而獨記曾子之『唯』者，爲下文門人不解而問曾子張本耳。若子貢乃因孔子先以云云問之，故不容多此一答也。今試取參乎章刪『曾子曰唯』四字，則下文門人之問無根；取多學章增『子貢曰唯』四字，則贅而無味矣。讀古人書當細玩其前後文義，不得強取一二字句爲其人優劣也。」其言甚爲精關，今並錄焉。

故嘗聞夫子之文章，亦終聞性與天道。

論語公冶長篇：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謂詩書禮樂也。張載語錄云：「子貢曾聞夫子言性與天道，但子貢自不曉，故曰『不可得而聞也』。若夫子之文章，則子貢自曉。聖人語動，皆示人以道，但人不求耳。」又云：「子貢謂夫子所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聖門學者，以仁爲己任，不以苟知爲得，必以了悟爲聞。」其訓聞字之義，至爲精當。惟性與天道，理較深遠，以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例之，知其當不常言。朱熹謂：「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胡（寅）氏亦謂「其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並見四書集註

子貢之於立身，惡居下流，

論語子張篇：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此所謂「惡居下流」者，正與下文「行己有恥」相表裏也。人必須「惡居下流」，始能敦品勵學，日進不已。否則自暴自棄，日就下流而不自覺矣。陽貨篇：「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可與此文參證。

行己有恥，

論語子路篇：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有恥者，有所不爲也。見何晏集解引。法言淵騫篇云：「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曰：『詐人也，聖人惡諸！』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曰：『甚矣！鳳鳴而鷲翰也。』曰：『然則子貢不爲歟？』曰：『亂而不解，子貢恥諸；說而不富貴，儀秦恥諸！』」吾人於此知其所恥，蓋亦知其有所不爲也。

文質並重，

論語顏淵篇：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雍也篇：「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蓋所謂君子者，必須文質並重也。又爲政篇云：「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並可與此文相參證。

過則改之，

論語子張篇：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左傳宣公二年云：「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堪爲此文註脚。蓋士君子立身行事，過而能改，則人皆仰之，善莫大焉，此則子貢之深意也。說苑敬慎篇云：「子贛之承，或在塗，見道側巾弊布，擁蒙而衣衰，其名曰舟綽。子贛問焉，曰：『此至承幾何？』嘿然不對。子贛曰：『人問乎己而不應，何也？』屏其擁蒙而言曰：『望而黷人者仁乎？視而不識者智乎？輕侮人者義乎？』子贛下車曰：『賜不仁，過問三言，可

復聞乎？』曰：『是足於子矣！吾不告子。』於是子贛參偶則軾，五偶則下。」觀乎此，亦可以知子貢之知過改過矣。

惟仁恕是務。

論語衛靈公篇云：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又云：子貢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仁者愛人，恕者推己以及人：此仁與恕之別也。然仁可以涵蓋一切美德，故自其分者言之，則有仁有恕；自其合者言之，則恕卽爲仁之一端也。論語雍也篇載孔子語子貢之言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則其所望於子貢以行仁與恕者，於此蓋可想見。

論語子路篇：「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惡之。』」夫君子之於世也，善與人同；小人之於世也，惡與人同。故能既仁且恕，則鄉人之善者好之，而不善者惡之也。

其爲學，期於致用，而尤留心於當世政治，疑之必問焉 見韓非子難三篇、說苑政理篇、家語辯政篇、致思篇。，聞之必行焉：此則君子爲學所以救世也。其政治思想：

一曰博施，

論語雍也篇：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呂氏春秋察微篇云：「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金。」 又見淮南子齊俗訓、道應訓、家語致思篇，此卽所謂博施也，可與此文相參證。

二曰息暴，

韓詩外傳卷三云：季孫子之治魯也，衆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賜聞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於是季孫稽首謝曰：「謹聞命矣！」

三曰薄刑，

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篇云：殷之法，棄灰於公道者斷其手。子貢曰：「棄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曰：「無棄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以爲易，故行之。」

四曰戒殺，

說苑指武篇云：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子始爲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賊不與焉：一曰心辨而險，二曰言僞而辨，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順非而澤……夫有五者之一，

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也。」又見荀子宥坐篇，論衡講瑞篇，尹文子大道下篇，家語始誅篇。

孔子誅少正卯事，崔述洙泗考信錄、梁任公先生評中國哲學史大綱等文極辯其偽，然自荀子宥坐篇、史記孔子世家而下，古書記之者多矣，非可以空言否定，今具錄之。

五曰立信，

論語顏淵篇：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鹽鐵論周秦篇云：「臧文仲治魯，勝其盜而自矜。子貢曰：『民將欺，而況民盜乎？』」夫欺者，信之反。民將欺，則放辟邪侈，無不爲已，而大亂之漸，在於此矣。此欺之有甚於盜，而立信之所以重要也。

六曰教民。

說苑政理篇：衛靈公問於史鱈曰：「政孰爲務？」對曰：「大理爲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爲務。」少焉，子路見公，公以史鱈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爲務。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枹以行之，一鬪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爲非也，此其爲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爲務。」少焉，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爲務也。」

一言以蔽之，曰：仁政而已。

三 子貢與經學

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見史記孔子世家。子貢爲孔門高弟，必能通乎六藝也，茲略言之：

此所謂六藝，即莊子天運篇所載「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之六經，與周禮地官保氏所言六藝者異。六經性質不同，教化各異，禮記經解篇、莊子天下篇、春秋繁露玉杯篇、史記太史公自序、法言寡見篇等，均詳言之。經解篇云：「疏通知遠，書教也。」漢書藝文志亦云：「書以廣聽，知之術也。」子貢疏通知遠，聰敏勝人，衡之情理，於書必能深究，惟徧稽載籍，未睹子貢論書之事，茲從蓋闕。

孔子家語曲禮子貢問篇載：「子貢問於孔子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夫子作春秋，云天王狩于河陽，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夫狩不書，此爲特例，故三傳均言之綦詳。家語僞書，本篇尤不足據，此處疑係摭左傳穀梁之文而成者，今亦不錄。

於易，則曾與孔子論賁鼎二卦之吉凶；

呂氏春秋壹行篇：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參閱說苑反質篇

論衡卜筮篇：魯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爲凶，何則？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爲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夫子貢占「鼎折足」爲凶，猶周之占卜者謂之逆矣。逆中必有吉，猶「鼎折足」

之占，宜以伐越矣。周多子貢直占之知，寡若孔子詭論之材，故觀非常之兆，不能審也。賁卦卦辭云：「亨，小利有攸往。」故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鼎卦九四爻辭云：「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子貢於賁卦，以義理爲說；於鼎卦，則以占筮爲說。驗與不驗，雖不可必，然子貢則言其常，亦足以見其精通於易，固不若孔子之深究而明於變也。

於詩，則曾與孔子論切磋琢磨之旨；

論語學而篇：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子路篇：「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子貢生於春秋隆詩之世，任行人之職，常相魯衛，才長專對，其精於詩也必矣！若此章所述，其一端也。說苑反質篇云：「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由是觀之，倘子貢自不通詩，將何能責求於人哉？

於樂，則曾見師乙而問聲歌之宜也。

禮記樂記：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又見史記樂書

尤長於禮，故能觀其人而知其禮。見晏子春秋卷五內篇雜上第二十一章，說苑脩文脩。，觀其禮而知其政。見左傳定公十五年、哀公十六年。

莊子大宗師篇載：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侍事焉；自非精於禮者不能爲也。然莊周書多寓言，本篇疑藉孔子與子貢之言以論述其曠達思想者，似非真有其事也。今不錄。

相傳季孫之母死，子貢盡飾以弔之。

禮記檀弓下篇云：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闔人爲君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闔人曰：「鄉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闔人辟之。涉內霑，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盡飾備禮，人乃敬之，故「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也。然由此亦可以見其嫻習於禮矣。

又傳孔子卒，門人疑所服，子貢因而定之。

禮記檀弓上篇云：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檀弓上篇云：「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鄭氏注：「心喪，戚容如父而無服也。」蓋心喪者，身無衰麻之服，而心有哀感之情；爲時三年，同於喪父，故曰：「若喪父而無服」也。

心喪之禮，未之前聞，夷考載籍，實創始於子貢。方孔子之喪也，弟子惶惑，不知所出，子貢乃制禮於倉猝，立法於俄頃，從容中道，永爲世範，其精於禮也可知。

至其師弟日常論禮，見於禮記者五事。檀弓上一、仲尼燕居二、雜記下二，見於荀子者一事。子道，見於說苑者一篇。

事簡文，見於論衡者一事問孔，見於孔子家語者三事論禮篇一、曲禮子貢問篇一、曲禮公西赤問篇一，共計十一事：莫

不循循規矩，令人想見當日言語情狀。

禮記檀弓上篇云：「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又論衡問孔篇云：「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出，使子貢脫駟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駟；脫駟於舊館，毋乃已重乎？』……孔子脫駟以賻舊館者，惡情不副禮也。禮情相應，君子行之。」由此，可見子貢無往而不本乎情與禮，而所言者，孔子或竟未能行之也。其長於禮，尤可想見。

而史載吳王夫差伐齊，至郕，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之，乃止。則尤非長於禮者不能爲也。參見左傳哀公七年、史記魯世家

史記吳太伯世家云：（夫差）七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敗齊師于艾陵，至郕，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

吳徵百牢於魯，非禮也。周禮秋官掌客云：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然吳人斷髮文身，不諳禮數，是以子貢以周禮誦之，乃得止焉。

The Life and Scholarship of Tzu-kung (子貢)

by

Meng Chuan-ming

Tuan-mu Szu (known as Tzu-kung) was born in Wei (Tzün-hsien, Ho-nan), in 520 B.C.,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He died between the age of sixty and seventy, but the date of his death is not recorded. He was a disciple of Confucius (thirty one years younger than his master in age.) and a man of genius. The master thought very highly of him and once compared him to the most precious receptacle in the ritual ceremony.

The article "The Life and Scholarship of Tzu-kung"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1. Concerning his life and deeds: stating his political life, business life, and his talent in debate and oratory. His respect for the living master, his perfect adherence to the rites at the master's death (dwelling in a hut by the grave and in mourning for six years), his just criticism of the other disciples and his attitude toward friendship and association are also disclosed, all designed to show his versatility and individuality.

2. Concerning his thought and philosophy: his study, his behaviour, his political attitude and his political thought (benevolent government) are discussed.

3. Concerning Tzu-kung and ancient classics: his study of ancient classics and his discussion with the master of related subjects. Since he concentrated on the study of Rites, this aspect of his study is more intimately revealed.